

人类的大地

被驯服的大自然呈现出迷人的景象。

让·吉奥诺这位享誉世界的普罗旺斯作家，一直担心被视作“乡土作家”，他甚至声称，他笔下的普罗旺斯完全源自他想象的火焰。他有意说道，对故土的眷恋不过是出生在此地的缘分所致。他说，倘若由他选择，他会更喜欢多雨气候的温润，而不是马诺斯克那碎石嶙峋的高原。事实上，他对这片赤土的深情漫无边际。

然而，吉奥诺对都德描绘的普罗旺斯民风形象深感不满。他一再强调，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之所以特别让人难以接受，正是因为这一人物根本就不存在。吉奥诺早就与帕尼奥尔心生嫌隙，他指责帕尼奥尔在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中歪曲了他的世界，让电影中的人物呈现出不合时宜的随和形象。而且帕尼奥尔在其作品中，将普罗旺斯人的性情刻画成油嘴滑舌、夸夸其谈、爱开玩笑的样子，吉奥诺认为这很不妥当。这无异于为游客打造了一个由浆糊纸板和彩色小人构成的普罗旺斯，这倒正好迎合了那些匆匆路过的巴黎人的浅薄的想象。

对都德和帕尼奥尔而言，这种评判多少有些不公和粗暴，因为悲剧感同样深深植根于他们的作品之中。这种评判并不在意阿

莱城姑娘的未婚夫跳窗身亡，也不在意让·弗洛莱特最终在命运的悲剧中陨落。那场悲剧的激烈程度，竟使阿特柔斯家族的盛宴沦为了一场无伤大雅的家庭纷争。

在吉奥诺笔下，普罗旺斯曾是某种神话的舞台，他期望这个神话能够超脱乡土色彩的拘囿，他希望在这灼热的公路与尘土飞扬的小径上，铺陈出那些终将引人深思的永恒的人性图景。但或许和吉奥诺一样，都德和帕尼奥尔也试图展现充满矛盾的人类处境：人性之中存有裂痕、阴暗、软弱，也不乏英雄气概或悲悯情怀所激发的崇高瞬间。

然而，这种反应充分表明，围绕普罗旺斯产生的误解和成见自然会引发不满情绪，而许多匆匆过客又以天真的傲慢不断维持着这些误解与成见：他们将普罗旺斯简化为一片沐浴在柔和光线中的土地，在这里，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在梧桐树阴下玩滚球或打牌；在这里，生活就是等着喝茴香酒，等着午后小憩，周遭尖厉而哀怨的蝉鸣声不绝于耳。

有一个事实被忽视了，这种生活艺术实则是历经艰辛不断征服的结果。人们不了解这片宛如希腊悲剧般的狂野大地。在这里，正午的骄阳压制了一切动静，消融了所有色彩，仿佛要用火舌吞噬整个乡野；此地饱受狂风肆虐，有时密史脱拉风会将试图直面它的人吹得直不起腰，让屋顶发出火车呼啸而过般的巨响，其暴力程度足以逼人发狂。

更重要的是，在亲近这片风景的时候，最深刻的启示可能被忽视了。

在莫尔山脉或埃斯特雷尔山脉赭红色的山坡上，在与大海交汇之处，普罗旺斯确实展现出未经雕琢的原始风貌。在阿尔卑斯山麓，高峻的灰赭石壁俯瞰深谷激流。碧波荡漾的韦尔东河艰难地穿行于乱石嶙峋的峡谷。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上方，圣维克多山巍然耸立，布满褶皱的紫红色悬崖宛如一艘旗舰，统御着平原上绵延起伏、如影随形的群山。当白腹隼雕在苍穹演绎庄严的舞姿时，在小径转弯处，加里哥宇植物群落中那些令塞尚心驰神往的直立巨石悄然映入眼帘。它们从金黄如焰的大地中拔地而起，蓝灰色的平面在绿橡树与刺柏间显得格外醒目。吕贝隆地区，不少村庄仍踞于嶙峋山脊，其轮廓如史前要塞般粗犷。蒙米拉伊的花边山脉将石灰岩板高高擎起，宛如猛兽张开的巨颚，悬于妖娆起伏的山脊之上。旺图山则以维苏威火山之姿，以青灰色的巨大山体横亘天际。

然而，这不过是一幅舞台布景。普罗旺斯的魅力，恰恰在于柔美的丘陵平原同这片嶙峋岩壁所形成的强烈对比。相较于其他地方，这里的自然被人类改造得更为彻底。它并不以幽深的森林、荒凉的原野或高不可攀的险峰著称。相反，它的声望源于它被人类驯服的历史。普罗旺斯的魅力和优雅源于层层叠叠的干砌石块梯田，这些梯田改造了山坡，便于果树种植。普罗旺斯的魅力也

源于葡萄园、薰衣草田、橄榄树和柏树：这些植物没有一种是这里原生的，它们全部都是人工栽种而来。

普罗旺斯这一意象，是对极端生态主义的一种反驳。极端生态主义畏惧自然，逃避改造自然所需付出的努力。普罗旺斯向我们表明，人类并非某些来自北方的说教者所谴责的“地球掠食者”，而那些说教者仍未摆脱日耳曼异教色彩的森林崇拜。相反，普罗旺斯证明人类首先用汗水耕耘土地、征服大地，进而成为造物主的卓越助手。这里，自然与人平起平坐。它既不令人畏惧，也不追求壮丽，而是为了我们的福祉，成为被驯化、被重塑的对象。

在《米蕾伊》中，拉克罗平原仍然扮演着炎炎荒漠的角色，是一个充满绝望和残酷死亡的地方。自米斯特拉尔时代以来，人类的智慧已将其变成了牧场和果园。在其他地方，山涧流水被引入石砌的水池中。池畔栽种的大树蓊郁成荫，撑起一穹清凉，在水面投下浓密的阴影，足以抵御盛夏那灼人的酷暑。

普罗旺斯曾经是高卢地区首个遭受希腊人和罗马人双重殖民的地方，这段历史绝非偶然。凯撒在征战中曾途经此地，抹大拉的马利亚曾在此寻求孤独与宁静，圣路易由此踏上十字军东征的征途，路易十四来此进行感恩朝圣，而拿破仑为避免被民众私刑处死，也曾在此乔装成奥地利军官仓皇逃亡。罗马斗兽场、神庙、教堂、修道院、村落与城堡，鲜有地方能如普罗旺斯这般，汇聚如此众多辉煌过往的印记并引以为傲。普罗旺斯具备菲利

普·穆雷所定义的“圣地”特质：“一处被笔墨书写、被口耳传颂、被丹青描绘、被目光俯瞰之地，思想在此交汇激荡，人物于此纷至沓来。在这里，曾经发生过无可替代的往事。”然而，普罗旺斯之所以如此，并不仅仅像穆雷所认为的那样，得益于那些以普罗旺斯为灵感的书籍或画作，虽然这些作品教会我们去凝望普罗旺斯，让我们得以领略种种美感，虽然如果没有这些作品，我们对美的感受便不会如此强烈。丰富的历史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目光：普罗旺斯本身也因此脱胎换骨，它被自身的历史所重塑。与环境浑然一体的道路、运河与村落，以及因罗马瓦片铺就的屋顶而被柔化的建筑轮廓，共同构成了此处景观。

人类的大地：一切皆为人类而设。普罗旺斯是历史与地理共同孕育的天赐福地。它向目眩神迷的游客所展示的，正是文明本身的景观。

吉奥诺也曾说过，“普罗旺斯并不存在。喜欢普罗旺斯的人，要么喜欢世间万物，要么什么都不喜欢”。出生于马蒂格的莫拉斯所言更为精当，正是因为他首先是普罗旺斯人，他才觉得自己是法国人；因为他属于继承了罗马传统的法兰西民族，他由此实现了人的社会属性，也体会到其局限性（向往分寸有度、界限分明的生活），从而将自己与全人类联系在一起。或许，这份信念正源于他从天堂之路的别墅远眺时所见的景象：橄榄树那盘根错节的根系，昭示着唯有扎根大地，枝叶才能在天际闪烁颤动；还

有那道芬芳扑鼻的墨绿色柏树墙，宛如一道屏障抵御着恶劣的寒风，守护着“香桃木和玫瑰、树桩与麦田、牧场草地，以及草莓丛中所有微小的生命”。而那些柏树，却仍如合十的双手，执着地伸向天空。